



丹 尼 林 著

# 我 看 見 了 共 產 主 義 社 會 的 輪 廓

時 代 出 版 社



我看見了  
共產主義社會的輪廓

陳伯吹著

# 我看見了共產主義社會的輪廓

蘇聯 丹尼林 著  
劉 華 雲 譯  
洪 濤 校

時 代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12700

*С. Данилин*

**ЗРИМЫЕ ЧЕРТЫ  
КОММУНИЗМА**

(本書根據中蘇友好協會總會所供給的特約打字稿譯出，一九五二年曾由族大人民出版社出版，書名「共產主義社會近在眼前」。現在經譯者重加修訂，並改譯了書名。)

**內 容 提 要**

這本小冊子是關於蘇聯哈薩克共和國維吾爾族集體農莊生活的一篇通訊。讀者可以從這篇通訊中，看到蘇聯集體農莊莊員們的幸福、快樂、豐足、有文化的生活，看到蘇聯在農業和牧畜業方面的偉大成就，也可以看到蘇聯集體農民的新的精神風貌。作者通過對真人真事的描寫，顯示了今天已經在蘇聯集體農莊中出現的共產主義的特點，使讀者眼前呈現了光輝燦爛的共產主義社會的遠景。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 45 號

(北京東四鐘樓胡同十四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外文印刷廠印刷 北京第三裝訂生產合作社裝訂

1955年3月北京新1版 1955年3月第1次印刷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18/32

1—13,070 冊 28 千字

類 13

定價 0.16元

# 目次

一	屈里克河上的燈火·····	二
二	集體農莊莊員——選種家奧馬羅夫·····	八
三	征服自然·····	四
四	在集體農莊夏季牧場上·····	四
五	高額收入·····	五
六	集體農莊村的文化·····	三
七	集體農莊村的知識分子·····	七
八	對未來的想望·····	四

(120)

## 一 屈里克河上的燈火

離草原上的卡拉壽塔村五公里，在一座小山脚下，一口透明的、冰冷的泉水在迸湧着。維吾爾族的老人常說：從前，這兒有一條喧嚷的、快樂的小河，它是屈里克河的支流。這條小河在乾旱年代，漸漸變淺，後來完全乾涸了。如今只有一口泉水使人們想起這條小河。

維吾爾族「季米特洛夫」集體農莊主席蓋伊托夫早就仔細察看過這個泉水，並且考慮到怎樣使它爲人民服務。農莊主席和農莊簿記員沙烏托夫一起計算了一下，這個泉水每晝夜能够湧出大約三百桶清水。

莊員大會討論了泉水問題。來參加這次會議的屈里克區共產黨區委書記伊斯巴基也夫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他說：「在泉水旁邊，可以修一個貯水池，農莊再從貯水池那兒挖幾道水溝通到菜園。但是不能就此完事。集體農莊多部門的公共經濟需要很多的水，因此我提議從農莊田地十公里外的捷連科拉山溪中取水。你們可以在新水渠上建築一座水電站，那時集體農莊

既有水用，又有電用。」

全體莊員大會贊成這個建議，可是，莊員們又提出了許多問題：

「一個集體農莊能够辦得了像開鑿運河和建築水電站這樣大的事嗎？」

「專家和建築工程上的機器打哪兒來呢？」

黨區委書記很寧靜地答道：「鄰村會幫忙的。你們的近鄰『米梁方』和『紅色游擊隊』

這兩個集體農莊也需要水和電力。」

莊員們沉思起來。鄰村……在革命前，農民常常爲了一小塊土地，或者爲了一點兒澆田的水和鄰村爭吵。沙皇官吏和地主極力在各民族勞動者中間進行挑撥，引起鄰村之間永無休止的互相爭吵和互相仇視，爲的是使他們忽略那反對人民公敵、反對壓迫者的鬥爭。

在斯大林集體農莊制度下的鄰村……這句話在維吾爾族農民心裏，引起了何等溫暖的、親密的感覺！共同的政治利益和生產利益把他們和烏克蘭「紅色游擊隊」集體農莊和有很多維吾爾族人和東崗人的「米梁方」集體農莊團結起來了。例如，在提出要從屈里克區中心●修築一條通往各村的公路的時候，鄰近三個集體農莊便根據全體莊員大會的決定，同心協力地參加了這個共同工作，很快地便築成了這條三個集體農莊同樣需要的好道。

路。三個集體農莊經常敦睦友好地交換稻和麥的優良種籽，交換栽培蔬菜、果樹和高額豐收的經驗。

友善的近鄰們在文化教育方面也有着完全友好的關係，他們輪流表演各自業餘文娛活動小組的新節目，交換集體農莊圖書館中的書籍，在一起過盛大節日。

所以現在，當黨區委書記伊斯巴基也夫提議和「米梁方」與「紅色游擊隊」這兩個集體農莊一起開鑿水渠和建築水電站的時候，「季米特洛夫」集體農莊全體莊員大會一致答覆說：「我們同意！」鄰近兩個集體農莊的莊員們也都同意。他們早就盼望建築水電站，用不花錢的電供住宅、牧畜場、副業和公共房產使用。

鄰近集體農莊的莊員們，爲了完成擬定計劃，毫不吝惜力量，每個集體農莊都派來了供工地上使用的汽車和馬車。幾百名莊員進行着社會主義競賽，以期最快地完成各人所担负的工作。黨區委會制定的、獎給競賽優勝者的流動紅旗，有時落在這一個集體農莊手裏，有時落在另一個集體農莊手裏，領紅旗的日子是建築者的節日。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總是在最困難的工段上工作，他們一個工作班經常完成一個半到兩個定額，用個人忘我勞動的榜樣誘導其他建築者前進。

蘇維埃國家給予建築者很大幫助。莊員按照優待辦法買到水電站所需的渦輪及其他裝備，買到建築堤堰和運河的掘土機和剷泥機。屈里克農業機器站派來了好幾架拖拉機，

供工程上使用。黨的區委會和區蘇維埃派來了一批高度熟練的水利工程師，並保證了對建築者的文化服務。

今年春天，我們參觀了「季米特洛夫」、「米梁方」和「紅色游擊隊」三個集體農莊，看到了這幾個集體農莊共同進行建設的良好成果。起源於捷連科拉河的三條水渠直通這三個集體農莊的田野。兩個集體農莊的水電站不間斷地發着電。嶄新的電桿從這兩個電站的美麗而光亮的小房子這兒整齊地、一排一排地通往各村。堤堰裏的水漲得很高，我們懷着喜悅的心情，對着這澄清的綠水看了好久。在枯焦的空曠草原上出現了水，很多很多的水，於是草原復活了，快活起來了，遍地長滿了各種瓜類、漿果、穀物和技術作物，一眼望去，像是一片綠色的海洋。由於挖溝引水的結果，這些集體農莊才能夠於一九五〇年，把自己的耕地面積擴大了百分之三十（和一九四九年比較）。

集體農莊責任心很強的領導者善於解決如培養自己的電工幹部這種重要問題。早在水電站沒有開始發電以前，維吾爾族人青年團員庫斯努金諾夫，哈薩克青年阿布里安，俄羅斯人莊員斯特拉霍夫、費拉托夫和烏克蘭人伊萬紐克就在屈里克區電站附設的集體農莊電工訓練班畢了業，獲得了電氣機械師和司機的稱號。這些人是鄉村中有新的專門技術的人物，他們會管理水電站的各種機械，把整個送電網弄得有條有理。

當我們路過「季米特洛夫」集體農莊的村莊時，我們看到集體農莊的電工，腰中紮着

帶環圈和堅實鐵鏈的寬帶子，爬到電綫桿上，熟練地把磁壺螺釘鉸緊在電綫桿上面，把電綫接到莊員住宅裏去。農莊的電工在三百一十五處莊員住宅裏和數十個公共房屋中裝了電錶。

我們來到了維吾爾族莊員的家裏。這兒住着「季米特洛夫」集體農莊的八十歲的莊員亞黑麥托夫和他的四個兒子。

老亞黑麥托夫指着照亮三間房子和院內房舍的電燈說：「太陽照進我們家裏來了。」亞黑麥托夫把牆上的舊畫拿下來，這張畫是一個過路的畫家給他畫的：他坐在小火爐旁邊，爐裏有一小堆炭火。那個直接嵌在牆壁上的小爐子只能照到火旁邊的人臉，人的全身仍然是黑暗的、寒冷的。

亞黑麥托夫解釋道：「革命前，維吾爾族人就過着那樣的生活。」他做出沒有拘束的手勢，指着鑲有花白鐵條的箱子、彩色地氈、軟緞被子、許多枕頭和滿屋的其他東西，說道：「而現在，我們過着這樣的生活了。」他家的這座房子是去年用他在集體農莊中勞動所得的錢蓋的。從窗子裏面可以望到院子和正在開花的果樹園，院內有兩頭奶牛，二十隻山羊和綿羊，還有許多雞、鵝，這是集體農莊家庭私人副業的一部分。

亞黑麥托夫的大兒子扭開了收音機，柴可夫斯基作的「天鵝湖」舞劇中的音樂曲調衝進屋內來了。

這位維吾爾族青年說道：「這時候，我們總是聽莫斯科廣播。」

無綫電和電燈一同到全體維吾爾族莊員家裏來了。莊員們除了聽莫斯科、阿拉木圖、塔什干的廣播以外，還聽本村無綫電廣播分站所組織的地方廣播。

我們坐在屈里克區共產黨區委書記伊斯基也夫辦公室裏，聽他講屈里克區電氣化、裝設無綫電和普及電影的情形。

他說：「一切都是照着戰後斯大林五年計劃的規定進行的。屈里克區基本上已完成了計劃完善和規模巨大的農業全盤電氣化的工作。人民自己找到了實現這一計劃的極好的方式——集體農莊共同建築電站，各地都這麼辦了，並且已得到了良好的成果。現在電力廣泛應用在集體農莊生產中，例如，用電剪子剪羊毛，用電氣擠乳機擠牛奶，用電力開動製粉機、打穀聯合機和集體農莊作坊的車床。本區開辦了電影製片廠，組織了好幾個電影巡迴放映隊，在個別集體農莊，例如在『顏那吉哈爾』集體農莊，正在建築自己的電影院。」

……電燈的光芒照遍了草原。燈火從屈里克亮到阿拉木圖城，消滅着鄉村地區與共和國最大工業政治中心地區之間的界限。

一一 集體農莊莊員——選種家奧馬羅夫

客人們在細看着去年很巧妙地保存下的一大簇紫葡萄。葡萄皮很薄，色澤鮮艷可愛，而且非常可口。

我們現時所在的「先鋒」集體農莊實驗室的窗外，是一片葡萄園和果樹園。我們懷着更加強烈的好奇心，歎賞着擺滿了實驗室各個桌子上的確實很好的、一堆一堆的良種葡萄、無花果和石榴等。這些果木，是從費爾干和塔什干，從克里米亞、格魯吉亞、阿爾明尼亞和莫爾達維亞等地弄到屈里克區來的。

我們問「先鋒」集體農莊管理處主席阿布拉赫曼諾夫：「在這兒，在屈里克區這種貧瘠的土地上，栽培出這些非常好的果實的是什麼人？」

「奧馬羅夫。」

「他是什麼人？是農藝家呢，還是學者呢？」

「是的，可以說，又是農藝家，又是學者，」農莊主席帶着很尊重的口吻說。隨後他又補充了一句：「奧馬羅夫是一位很有教養的莊員。瞧吧，他本人來啦，馬上就認識認識

吧。」

……果木園的小道上出現了一個身軀高大的、由於年老而稍微有點駝背的人，他那佈滿細小皺紋的栗色的臉上帶着親切的微笑。他在石榴樹前停下來，用多筋的手摸了摸石榴枝，滿意地點了點頭。從數千公里以外，即從斯大林的故鄉格魯吉亞共和國哥里區送到屈里克區來的石榴樹，在這兒長的滿不錯。

奧馬羅夫走近一棵無花果。他是多麼心愛地看着從遙遠的南方弄來的這株稀有的果樹。

老園丁走進葡萄園。這兒都是他心愛的品種——「女人指」、「秋拉斯」、「食卡烏斯」等，總共有十四種，一種比一種好。奧馬羅夫小心地撫摸着一棵新栽的葡萄的小葉子。這種葡萄耐寒，結的葡萄粒子很大，它是最偉大的自然改造家米丘林培植出來的。這是從米丘林斯克城苗圃中弄到屈里克區來的。

我們是在溫室裏，在這位選種家的碧綠的天國中，和奧馬羅夫認識的。在這兒，在小花盆裏栽着數百種正在實驗中的植物。這位老人的眼睛聰明而注意地望着客人的面孔。

他說：「你們來得好極了。我正想在報刊上把我實驗的某些成果傳播出去，好讓其他集體農莊也利用這些成果。例如，就拿早熟的葡萄來說吧……」

奧馬羅夫像青年人一樣津津有味地講述着，他怎樣把「卡達庫爾干」、「寶飽」、

「達萊」、「秋拉斯」和別種葡萄運到屈里克區來，怎樣為每一種葡萄研究農業技術上的特別方法。

他解釋說：「主要的，是把葡萄秧適當地栽在新的土壤內。我給每棵葡萄秧掘一個圓坑，在坑裏放進和泥土拌好的漚肥和大糞，上面再加一層的土壤，這樣葡萄秧便可得到它所必需的養料。無論如何，不能把葡萄栽在凹地上。我之所以得到良好的成果，就是因為我把所有的葡萄都栽在開闊的、陽光充足的地段上，澆水澆得恰够，一個生長期澆三四次。我在開闊地上較薄的土壤中培植的葡萄，要比在土壤深厚的凹地上培植的葡萄甜得多。葡萄喜歡太陽……」

我們問奧馬羅夫：「您為什麼想叫其他集體農莊知道您的秘訣和利用您的經驗呢？」  
他很驚奇地說：「怎麼不這樣呢！我愛自己的人民，我很高興不只是我們集體農莊的莊員獲得豐收和大筆收入，而且其他集體農莊的莊員也獲得豐收和大筆收入。集體是最大力量。如果，千千萬萬的集體農莊實驗者和園藝家，都培植早熟的葡萄，那末，我們就能增加國家的財富。」

……奧馬羅夫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是在烏茲別克斯坦度過的。他現在六十五歲，幹培植果樹的工作已經五十年了。五十年來，奧馬羅夫一直走着米丘林所開拓的道路。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奧馬羅夫的生活也和米丘林的生活一樣，遭遇了很多困難。他很早

就對選種工作發生了興趣，不幸受到一位粗野的土豪的壓迫。他曾和他的父親一塊在這個土豪的葡萄園裏當僱工。

一九二九年，奧馬羅夫搬到阿拉木圖省屈里克區來了，他的親戚早就在這兒落戶了。

他以普通莊員的資格加入了「先鋒」集體農莊，這個集體農莊馬上就注意到他的天才，爲他開展創造性的選種工作安排了極好的條件。在集體農莊果木園的土地上建築了農村實驗室，劃出了供實驗用的地段。集體農莊又拿出一筆現款，讓奧馬羅夫到蘇維埃共和國的南部其他地區，搜求有經濟價值的各種新品種的葡萄。

一九三〇年，在「先鋒」集體農莊的土地上出現了第一批葡萄秧。這是奧馬羅夫從費爾干弄來的。

在屈里克區栽葡萄，不是容易的事。這兒氣候是變化無常的。冬天寒冷異常，並且時常颳大寒風。春天，在莊員們播種以後，還時常下霜。當時奧馬羅夫給自己提出的第一項任務，就是要找到防止葡萄受凍的方法。冬天到來的時候，他把葡萄秧用粗軟毛氈包起來，在晚春和初秋寒冷的時候，用蘆蓆把葡萄秧蓋上。同時，奧馬羅夫並進行實驗，用南方品種的葡萄和米丘林爲我國北部地區培植出的葡萄進行異種交配。幾年工夫，他培養出了好幾種能耐寒的新品種的葡萄。一個普通集體農莊莊員——選種家在實踐中實現了米丘林的指示：人可以並且應當按照人所需要的方向改變自然。

奧馬羅夫說：「我在米丘林的著作中，學會了仔細地調劑土壤，適當地進行植物的秋季和春季整理工作。秋天我把沒有長好的枝子剪掉，春天剪去不結果的枝子。我在葡萄園和果木園中施的肥料，是大糞和漚肥。」

一九三四年，奧馬羅夫收穫了第一次葡萄。兩公頃共收穫四噸。這是優良品種的葡萄，買這種葡萄的人很多。該集體農莊把葡萄賣出去，得到四萬盧布的收入。葡萄園的收入一年比一年多，一九四九年達到了十萬盧布。其他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集體農莊也仿效「先鋒」集體農莊的榜樣，開闢了葡萄園。奧馬羅夫成功地培植出來的早熟葡萄，現在正向屈里克區以外很遠的地方推廣。

我們在果木園中倉庫裏，看到了數千株準備拿去栽種的小樹苗。這是一些新品種的蘋果樹、桃樹、杏樹和無花果。

奧馬羅夫說：「現在，我心嚮神往的任務，是設法增多早熟水果的品種和提高集體農莊的收入。我將要實驗一種耐寒和抗旱的新品種，使它具有優良品質。」

奧馬羅夫在倉庫中辦完了事情以後，請我們到他家裏去。他的房屋四周栽滿了樹木和花草。我們在一間寬敞的客室裏，會見了他全家的人——他的妻子齊梅姆（她是丈夫在實驗園地上的可靠助手）、一個女兒、三個兒子。主人讓大兒子杜爾松坐在桌子右邊。杜爾松在當地中學校裏組織了米丘林研究小組，準備繼承父親的事業。